



散文随笔

# 炭炉上的年味

## 蒸甜粿

记忆中,小年是由一根长竹扫把拉开的序幕。

腊月二十三的日脚总是来得早,母亲在太阳刚露脸就绑好一根长长的竹扫把,作为“扫尘”工具。她手上的竹扫把,轻快地划过天花板、墙壁、窗沿、烟囱,像一只温柔的手擦亮了整个家。连两口大铁锅底的烟灰,母亲也用刀“唰唰唰”地刮个晶亮。我和姐弟们在一旁静静地观看,按捺不住兴奋,一遍一遍地问:“是真的要过年了?”“是哦,明天就要‘祭灶’,你们有甜粿吃了。”

“祭灶”,也叫“送灶神”,是过年前最有仪式感的一项民俗,人们称其为“小年”。中国民间传说腊月二十四这天,灶王爷要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一家功过。扫尘后,人们把最美好的心愿安放在糕饼果盒贡上,装进一杯美酒,为灶王爷饯行。“年兜年兜,糕饼祭灶”,灶王爷“吃了人家的嘴软”,到了天庭,在玉皇大帝面前就会多说好话,主人来年的生活就更加幸福美满。因此,贡品中甜粿是不能少的。

母亲对灶王爷的虔诚,在于举手投足之间。腊月二十四天一亮,把糯米泡好,洗净石磨,开始磨浆。磨浆是一项技术活,要有人推磨,还要有人把糯米一勺一勺地舀入磨孔。姐姐个子高,“舀米”的角色非她莫属。母亲熟练地推着磨杆,姐姐灵巧地“放磨”,石磨“噜噜噜”地转着,雪白的米浆顺着磨缝挤出,流进磨槽,汇集到浆桶里。母亲和姐姐配合默契,仿佛是一对训练有素的老搭档,我看着羡慕极了。

磨好浆,母亲用一个布袋装上,扎好袋口,用石板压着,沥出水分,等米浆七八成干时,再把它倒进木桶,放入红糖,搅动一番。待米浆变成褐色糊状,倒入铺着纱布的蒸笼,就可以开蒸了。柴灶灶里的火熊熊燃烧,我们守在灶前,一刻也不离开。时间在灶膛里慢慢熬着,蒸笼里飘出阵阵香味,浸入鼻尖,也弥漫在厨房的每个角落里。

时间过得真慢,母亲掀开笼盖,甜粿终于露出面貌。油光发亮,香气袭来,馋得我直咽口水。我迫不及待地伸出食指搓了一下甜粿,迅速塞进嘴里直舔。母亲急得拨开我的手,训斥着:“这是要敬灶神爷的,别动。”甜粿凉了,母亲把整笼甜粿搬进餐厅,置于大桌上。整个下午,我像一只馋猫,不时地去瞄。傍晚,母亲拿出一条细麻线,摁在甜粿上,横一拉,竖一扯,甜粿就被切成均匀的小方块。母亲拿出盘子,郑重地把祀灶王爷的那份装好,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块甜粿,咬上一口,甜润嫩滑的糯肉霎时在嘴里弹跳着,齿缝间立刻填满了幸福的甜。

夜幕降临,母亲在两口大铁锅上盖上木板锅盖,将灶神正像贴在灶墙上,两边再贴一副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的对联,摆上甜粿,零食等。点一炷香,念念有词。“一敬神,二敬人”,敬完灶神,母亲把贡品给小孩每人分一份。金黄脆香的寸枣,甜腻五彩的花生仁,香酥的鱼皮花生,我们每吃一口,宛如在嘴上抹了一层蜜。最让我垂涎的是香喷喷、脆嘎嘎的花生贡糖。拈一颗放进嘴里含着,甜滋滋的,咬上一小口,唇齿间满是香甜,一颗贡糖可以吃上一二十分钟。

腊月二十四一过,我们又掰着手指头,盼着大年三十迎灶神的日子。

(温秀清来源:泉州晚报)

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,日日煲汤是断然没有的,不过是在腊月 and 正月多些。那段时间,炭炉的出场频次可能胜过一整年的平日。因此,不知何时起,炭炉之上的烟火便渐渐升腾成了我心中独特的“年味”。

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,煤气灶、各式厨房电器相继走进我们的厨房,那种古老的炭炉便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可能是因为太过眷恋炭炉之上的烟火,以至于常常觉得新时代之下的“年味”都缺失了许多。再后来,移动酒家逐渐盛行开来,往日大人们簇拥在厨房里的热闹情形也不复再现。因而,昔日寒冬里生起的炭炉,以及炭炉之上袅袅升腾的烟火,便成了我记忆深处最浓郁的“年味”,陪伴我长久。

(丘凤娇来源:泉州晚报)



团浓烟。这些都让炭炉生火成了一件“苦差事”,但一想到能喝上美味的浓汤,生火之人便有了动力,连着蒲扇的扇动速度也都加快了许多。

经大火烧开后的汤锅在炭火的烘烤下,慢慢响起轻柔的咕嘟声响。数小时之后,一锅热汤已变得浓香四溢。闻之,喉咙不觉上下滚动。因倾注过辛劳和长时间的等

候,汤味倍感鲜香醇厚,于劳累了一天,甚至是劳累了一年的人们而言,仿佛灵丹妙药,瞬间驱散了周身的疲惫。在氤氲的热气中,在喜庆的气氛里,我们满心享受着来自美食的犒赏。“我们把食物精心加工成一道美食,意味着我们对大地的尊重,对劳动的尊重,对食物的歌唱。”于坚老师如是说。

## 喝茶

你看,必须有时间,备壶、烧水、置茶、泡茶到啜饮,它要求人们要放下匆匆的脚步,调匀呼吸,放松身心。如我,天天早起、午后、夜深人静的时候独饮,只求开心,别无其他。

我喝的茶很杂,和看书一样,讲求的是兴趣。儿时的记忆,在省城福州去外祖父家,喝过他泡的茉莉花茶,一个透明的长玻璃杯,几朵浅黄色小花朵,沸水冲泡后,淡淡的清香,至今难忘。长大后回到家乡泉州,自然接触最多的是安溪铁观音,那舌尖上的生津、喉底的回甘,是浓浓的家乡气息。参加工作以后,走的地方多了,自然而然就接触更广了,西湖龙井、安徽六安瓜片、猴魁,武夷大红袍、肉桂、金骏

眉,宁德白茶,湖南黑茶,云南普洱茶都尝试过。

茶可以待客,可以会友,可以养心,可以修禅,可以祭祀,可以礼佛。宋人杜小山的那首“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。寻常一样窗前月,才有梅花便不同”,以茶当酒,是何等的清雅脱俗。

退休后,渐渐习惯了以平常心看待一切。有时举杯欲饮时,会联想起宋朝的大文豪苏轼,在游莫干山一寺院时的遭遇,因衣着普通先是不为住持看好,交谈之后觉得他见识丰富而略有改观,待到得知他的身份时,才肃然起敬,并恳请苏轼留下墨宝,这时候的苏轼淡然一笑,根据住持的前倨后恭情形,提笔写下一副对联:

坐,请坐,请上坐。茶,泡茶,泡好茶。借此机会羞辱了以貌取人的住持一番。喝茶喝出故事,并流传至今,让人着实很受启发。

喝茶,自然喝的是一种心情,如果喝到了忘我的状态,那就是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了。

现在,我更喜欢的是边饮边看书,慢啜细饮,一卷在手,与古人今事晤面,做心灵上的沟通交流,让时光沉淀下来,一切归零。

这时,茶香弥漫在我的世界里,我的思绪犹如天马行空,纵横捭阖,无拘无束,畅快淋漓。

喝茶,要的就是这种感觉。(于帆来源:泉州晚报)

天气晴好。午后起床,照例在阳台泡茶。新近上网淘到了几个德化产的青花瓷杯,正好试用一下,自得其乐。炉火正旺,洗净杯盘,茶香四溢,思绪飞扬。现在喝茶,似乎已经成为百姓的一种生活习惯,和人见面问候:吃饭了没有?一起喝茶去?再普通不过了。

前些天,我曾写了一篇短文,开头说,一杯清茶,喝到无味。有熟悉的朋友私信笑我,不要太节省,一泡茶居然能喝到无味?其实,我是受了作家贾平凹的文章《品茶》的启示。生活中七件事,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,茶被放在末尾第七位。茶和文学、音乐、绘画等一样,讲究的是精神上的享受。



书画艺术

## 两岸青年书画交流协会举办“兔年迎春雅集”活动



沈琪书写“香港精神林广兆”“中银之星耀四方”及对联“天下有松柏,人间无岁寒”;会长陈文星画下山水画“走进苏区顶寨参观广兆旧居”并写下“香港精神林广兆”;理事长潘艳芬画下“福寿图”,寓意祖国河山万寿无疆;理

事张识爱书写“福寿康宁”“身体健康”“如意吉祥”等;理事陈星菊画墨竹图等。

活动中,林广兆亲切地向与会书画家们致以新春问候,祝福各位新年愉快,并向与会书画家们赠送小红包寓意吉

祥。陈文星代表两岸青年书画交流协会向林广兆敬赠“走进苏区顶寨参观广兆旧居”画作,潘艳芬代表协会敬送花篮。在一片浓厚的艺术创作氛围中,活动落下帷幕。

(陈文星 潘艳芬)

1月13日,香港两岸青年书画交流协会在两岸和平发展联合总会会所举办“兔年迎春雅集”活动,共贺新年新气象。厦门市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、香港中银国际副董事长、两岸和平发展联合总会会长林广兆出席活动。

活动现场,林广兆挥毫书写“弘扬中华文化,推进祖国统一”对联及“香港精神”“大爱无疆”等条幅,获得热烈掌声。各书画同仁深受鼓舞,纷纷挥动笔杆,书写爱国情怀,歌颂美好河山。香港美术研究会会长王子天画“翠竹迎春”图;香港福建书画研究会谢悟圣书写“潮平两岸阔,风正一帆悬”等多副春联。

两岸青年书画交流协会顾问